

翻转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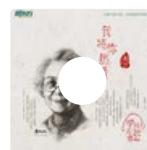
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3 days ago

DENG AN QING — 邓 安 庆 —

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

我将你热爱

齐一 - 我将你热爱



到吃饭时，饭桌上常常只有我一个人。菜薹炒腊肉、青菜豆腐粉丝汤、清炒土豆丝，还有一罐自家做的腐乳。米饭蒸得蓬松，有我极爱闻的米香气。

窗外隔着菜畦是垅路，早晨的阳光洒下，不知从哪里传来零星的狗吠声。前头的叔爷穿过田埂到灶屋来，问我：“你爸妈呢？”我说：“在前厢房看电视。”

叔爷笑道：“他们现在跟个细伢儿似的。你一个人吃饭，看起来冷瘪咯！”我说：“他们看的电视我不爱看。”叔爷又跟我寒暄了几句，往前厢房晃荡过去了。

不一会儿，父亲端着碗过来，走到桌边，来不及说话，往碗里不断夹菜。我问：“么子片子哦，多好看啊？”父亲又往碗里舀汤，“打仗片子，你又不爱看。”说着转身急急地返回去。

再过一会儿，母亲又端着碗来了，打开电饭煲，挖了一碗饭，来饭桌这边也是夹菜，不过她没有父亲那么急，一边夹一边看我：“菜薹是不是咸了？”我说没有。她点点头，“你吃完咯，碗筷莫洗，我来洗。免得你衣裳搞脏咯。”我刚说好，她也匆匆地走了。

我没有听母亲的话。饭吃完了，我把碗筷拿到盥洗台洗干净，又顺带把锅、铲、砧板都给洗了，一切忙毕，再把盥洗台的水放掉，残渣倒在垃圾桶里，边沿擦拭到亮白。

一只喜鹊落在窗外的猪圈上头，翘起尾巴，左看看，右看看，又腾地一下飞走了。猪圈旁边的菜园，后面的婶娘正蹲在那里拔草。再往前看，油菜花金灿灿、明艳艳地铺展到远方。

事情都忙完了，准备上楼去工作。但想了想，还是去到前厢房。父亲坐在小椅子上，母亲靠着沙发，叔爷倚着皮椅，抗战片里打得正热闹。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我靠在门框上，母亲第一个感觉到我来了，她撇过头，笑问：“吃完咯？”我点头。父亲也转过头来，“儿哎，你吃饱吧？”我也点头。他们又把眼睛挪到电视上去。

时间真是奇妙，一切都像是翻转了过来。小时候，当时我们还住在老屋。一到电视剧的时间，我就会匆匆往碗里夹菜，然后往房间里跑去。

那时候坐在饭桌上的母亲就会恼火地说道：“吃饭就好好吃饭！”我不听，端起碗就往外跑。毕竟电视剧放过就放过了，不能重播，不能回放，所以一定要珍惜。

时间还有另外一重作用。我作为他们的小儿子，在外面这么多年，经历过什么，他们不知道，也不了解。每一年我把自己带回来，也把一个更陌生的儿子带回来。

尽管我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交流，但他们也能感受我背后那个广阔的陌生世界所赋予我的陌生感和新奇感。他们没有一起来过我的房间，时不时这个来一下，那个来一下。

他们在我房间里走动，带着一点小心翼翼，因为我在工作，怕自己的行为打扰了我；又带着一点好奇，看码在桌子上的书，看我飞快地在电脑上打字，看我正在看的视频里播放着他们听不懂的外语。

母亲喜欢坐在我身后的沙发上，父亲则喜欢坐在我书桌旁的椅子上。我因为忙着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忘却了他们的存在。

等我回头时，母亲捏着纸杯，一小口一小口喝水，我问她在想什么，母亲说：“明天要是不下雨，我把你床再晒一把。”

而父亲则容易睡着，他头栽下来，一点一点，我叫他，他懵懵懂懂地睁开眼，突然笑问：“儿哎，做么子？”

父亲每回叫“儿哎”的时候，声音极其温柔，让我有一点点不适应，感觉自己特别小，小到他只到他腰间高的时候，他可以抱起我来。其实，我可以抱起他来，不是吗？他如此瘦削，又如此虚弱。

他们还在看着，我悄悄地离开了。走到楼梯口时，母亲端着空碗正好过来。我问：“一集放完咯？”

母亲点头笑，“是的哎，广告几短哩！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得！”

我忍不住笑起来，“真是把你忙死咯！”

母亲又笑：“真的是！我种地都没得这么忙！”

此时父亲也端碗过来，“你快点儿！第二集开始了，正在放歌儿！”

母亲说好，我说：“你们两个人碗筷给我，快去看！”

母亲说：“没得多急，你去忙。”

我不容他们分说，把他们碗筷夺了过来，催他们快去。他们没说话，急忙去了。而我，也该去洗碗了。